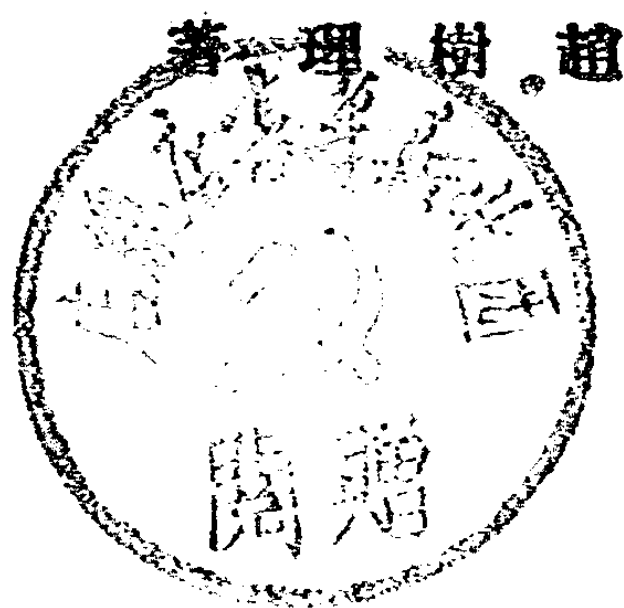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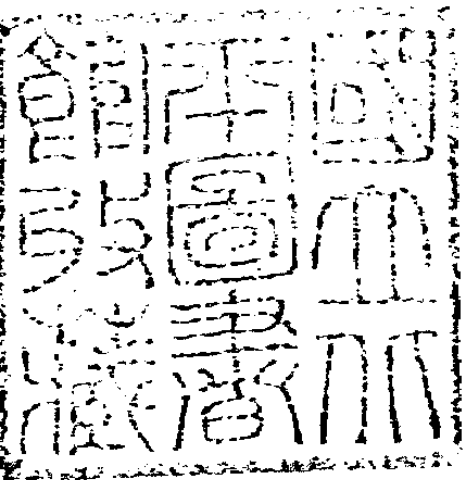


地 下



版出店書華新北西

「地板」(註)



王家莊辦理減租，有一天解決地主王老四和佃戶們的租佃關係，按法令訂過租約後，農會主席問王老四還有什麼意見沒有，王老四說：「那是法令，我還有什麼意見？」村長和他說：「法令是按情理規定的。咱們不只要執行法令，還要打通思想！」王老四嘆了口氣說：「老實說：思想我是打不通的！我的租是拿地板換的，爲什麼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？我應該照顧佃戶，佃戶爲什麼不應該照顧我？我一大家人就是指那一點租來過活，大前年遭

丁是災，地租沒有收一顆，把幾顆餘糧用了個光，弄得我一年顧不住一年，有誰來照顧我。爲什麼光該我照顧人？」農會主席給他解釋了一會，區幹部也給他解釋了一會，都說糧食是勞力換的，不是地板換的。解釋過後，問他想了沒有，他說：「按法令減租。我沒有什麼話說；要我說理，我是不贊成你們說那理的。他拿勞力換，叫他把我的地板繳回來，他們到空中生產去！你們是提倡思想自由的，我這麼想是我的自由，一千年也不能跟你們的思想打通！」

小學教員王老三站起來而對着王老四譁道：——

老四！再不要提地板！不提地板不生氣！

你知道！我常家窩那地板都怎麼樣？從頂到凹，都是

紅土夾沙地。論畝數，老契上雖寫的是荒山一處，可是聽上世人說，自從租給人家老常他爺爺，十來年就開出三十多畝好地來；後來老王老孫來了，一個村上安起三家人來，到老常這一輩三家種的地合起來已經夠一頃了。論打糧食，不知道他們共能打多少，光給我出租，每年就是六十石。如今啦，不說六十石，誰可給我六升呢？

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姬毓魁的土匪部隊擾亂，又遭了大旱災，二伏都過了，天不下雨滿地紅。你知道吧！咱村二百多家人，死的死了，跑的跑了，七零八落丟下了三四十家。就在這時候，老常來找我借糧，說老王和老孫都餓得沒了辦法，領着家裏人逃荒走了。後來老常餓死，他老婆領着孩子回了林縣，這莊上就沒有人了。——我想起來

也很後悔，可該借給人家一點糧。

那年九月間，八路軍來打鬼子的碉堡，咱不是還逃到常家窰嗎？你可見來：前半年雖沒有種上莊稼，後半年下了連陰雨，蒿可長得不低，那一塊地也能藏住人。莊上的房子沒人住了，牽牛花穿過窗裏去。樑上有了碗口大的馬蜂窩。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，呼嚕呼嚕睡下一地，我可一夜也沒有睡着。你想：我在咱本村裏，就只有南牆外的三畝菜地，那中啥用？每年的吃穿花銷，還都不是憑這常家窰的頃把地嗎？眼見常家窰的地裏，沒有糧食光有蒿，我的心就涼了半截。

這年秋天，自然是一顆租子也沒有人給。咱們這些家，是大手大腳過慣了的，『鑽在寺院音在外』，撐起柵

子來落不下？冬天出嫁閨女，回禮物、陪嫁妝、請親朋、女婿認親、搬九，那一次也不願丟了人，抬脚動手都要花錢。幾年來兵荒馬亂，鬼子也要，姪鎮魁也搶，你想能有幾顆餘糧，自己吃的是它，辦事花的也是它，不幾天差不多糟蹋光了。銀錢是硬頭貨，虛棚子能撐幾天？穀囤子麥囤子，一個一個都見了底，我有點胆寒，沒等過了年就把打雜的、做飯的一齊都打發了。

七歲的孩子能吃不能幹，你三嫂活了三四十歲也是個坐在炕上等飯的，我更是出門離馬不行的人，這麼三個人熬過日子，不說生產，生的也做不成熟的。你三嫂做做飯掃掃地就累壞了她，我喂喂馬打個油買個菜也顧住了我，兩個人一後晌切不了兩個乾草。碾磨上還得僱零工。

過了年，接女婿住過了正月十五，囤底上的幾顆糧食眼看掃不住了，我跟你三嫂着實發了愁，依我說就搬到常家窩去種我那地，你三嫂不願意，她說三口人孤伶伶地去那裏不放心。後來正月快過完了，別人都往地裏送糞，我跟你三嫂說：『要不咱就把咱那三畝菜地也種成莊稼吧？村邊的好地，收成好一點，儉省一點，三畝地也差不多夠咱這三口人吃。』她也同意。第二天，我去地裏看了一下，辣子茄子桿都還在地裏直挺挺長着，我打算收拾一下就往裏送糞。

老弟！我把這事情小看了，誰知道種地真不是件簡單的事！不信你試試！光雞哇茄子桿就悞了一前晌？用鋤削，削不下來，用斧砍，你從西邊砍，它往東歪；用鋤

刨，一來根太深，二來枝杈礙事，刨不到根上。回家跑了三趟，拿了三件傢俱都不合適。後來想了個辦法：用鋤先把一邊刨空了，撥倒，用腳踩住再用斧頭。弄了半晌還沒有弄夠一畦。鄰家小剛，挑着籬頭從地裏回來，看見我兩隻拿掄着斧頭茄根，笑得合不住口，羞得我不敢抬頭。他笑完了，告我說不用那樣弄，說着他就放下籬頭拿起鋤來刨給我着。奇怪！茄桿上的枝杈偏不礙他的事！那一枝碰鋤把，就把那一枝碰掉了。他給我做了個樣子就刨了一畦，跟我半前晌做的一般多。他放下鋤，担起籬頭來走了，我就照着他的樣子刨。也行！也刨得起來了，只是人家一鋤就刨一埋，我五鋤六鋤也刨不下一埋來。刨了不幾棵，兩手上磨起兩溜泡來；咬着牙刨到晌午才算刨

完。吃了飯，胳膊腿一齊疼，直直睡了一後晌。

第二天準備送糞。我胳膊疼得不想去插，插是往馱子裏裝的意思，因為用鐵插進糞裏，能把糞取起來，所以叫「插」，叫你三嫂去。這一下把她難住了。她給她娘守服，穿着白鞋。老弟，我說你可不要笑！你三嫂穿鞋，從新穿到破，底稜上也不准有一點黑，她怎麼願意去插糞呢？可是糞總得用人插，她也沒理由推辭，只好拿着鐵鍬走進馬圈裏。她走得很慢，看準一個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，小心謹慎照顧她那一對白鞋，我在她背後看着也沒有敢笑。往年往菜地裏上的糞，都是打雜的從馬圈倒出來，搗碎了的；這一年把打雜的打發了，自然沒人給搗。她拿着一張鍬，立插插不下去，平插就從上面滑過去了，反過

鐵來往回刮也刮不住多少，却不幸把她一對白鞋也埋住了。老弟！你不要笑！你猜她怎麼樣？她把鐵把一扔，三脚兩步跑出馬圈來，又是頓，又是蹴，又是用手絹擦，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來，我越笑，她越氣，擦了半天，仍然有許多黃麻子點；看看手，已經磨起一個泡來，氣得她鼓啣着嘴跑回去了。得罪了老婆。自然還得自己幹。不過我也不比人家強多少，平插立插也都一樣插不上，後來用上氣力擗在堆上插，才撞起來些大片子。因為怕弄碎了不好插，就一片一片裝進馱子裏去。絕沒有想起來這一下白搭了：備起馬來沒人抬——老婆才生了氣，自然叫不出來，叫出來也沒有用；鄰居們也都不在家，乾看沒辦法。後來在門口又等到小剛担糞回來，他抬得起我抬不起，還是不

算話。兩個人想了一會，他有了主意，把糞又倒出去半馱，等抬上以後他又一鍬一鍬替我添滿，這才算送出第一馱糞。這一下我又學了一樣本領，第二馱我就不把馱子拿下來，只把馬拴住往上插。地不夠一百步遠，一晌只能送四馱，因為插起來費事。

老弟！這麼細細給你說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，還是粗枝大葉告訴告訴你吧！

糞送到地了。也下了雨了，自己不會犁種，兩個馬工換了兩個人工才算把穀種上。

村裏牲口都叫敵人趕完了，全村連我的馬才只有三個牲口。八路軍來了，人家都組織起互助組，沒牲口的都是人拉犁。也有人勸我加入互助組，我說我不會做啥，人家

說：『你不能多做少做一點，只有把牲口組織起來就行。』那時候我的腦筋不開，我怕把牲口組織進去大家支差，就問人家能不參加不能。人家說是自願的才行，我說：『那啦我不自願。』隔了不幾天，人也沒吃的了，馬也沒有一顆料，瘦乾了，就乾脆賣了馬養起人來了。

穀苗出得很不賴，可惜鋤不出來。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鋤，好像儘管鋤也只是那麼一大片，在北頭鋤了這院子大一片，南頭的草長起來就找不見苗了，四面地隣也都種的是穀。這一年是豐收年，人家四面的穀都長夠一人高，我那三畝地夾在中間，好像個長方池子。到了秋收時候，北頭鋤出來那一小片，比起四鄰的自然不如，不過長的還像個穀，穗莠得也不大不小，可惜片子太小了。南頭太不像

話，最高的一層是蒿，第二層是沙蓬，靠地的一層是抓地草。在這些草裏也能尋着一些穀，莠了穗的，大的像豬尾巴，小的像紙煙頭，高的掛在蒿桿上，低的鑽進沙蓬裏；沒莠穗的，跟抓地草莠成一片，活着的像馬鬃，死了的像魚刺，三畝地打了五斗。老弟！光我那一圈馬糞也不止買五斗穀吧？我跟你三嫂連馬工貼上一年才落下這點收成，要不連這五斗穀也打不上。這一年，人家都是豐年，我是歉年，收着秋就沒有吃的了。

村裏人都打下兩顆糧食了。就想叫小孩們識幾個字。叫幹部來跟我商量撥工……他們給我種那三畝地，我給他們教孩子。我自然很願意，可惜馬上就沒有吃的。村裏人倒很大方，願意管我飯，又願意給你三嫂借一部份糧，

來年給我種地還不用我管飯。這一下把我的困難全部解決了，我自然很高興，馬上就開了學。

這是前年冬天的事。去年就這樣撥了一年工，還是那三畝地，還種的是穀，到秋天打了八石五。老弟！你看看人家這本領大不大？我雖是四十多的人了，這本領我非學會不可！今年村裏給學校撥了二畝公地，叫學生們每天練習一會生產啦！我也參加到學生組裏，跟小孩們學習學習，我覺着這才是走遍天下餓不死的真本領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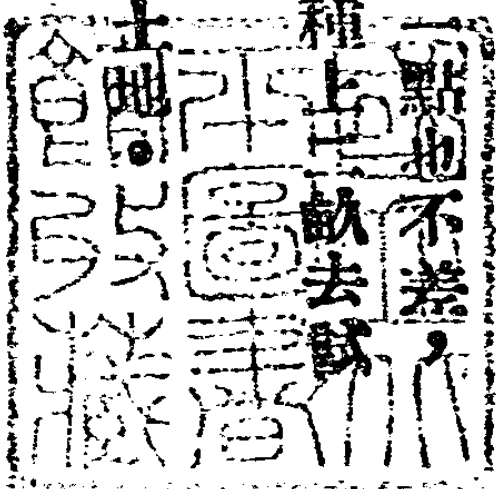
老弟！我往前也跟你想的一樣，覺着我這轎上來馬上去，遇事都要耍個排場，都是憑地板啦，現在才知道是憑人家老常老王老孫啦！唉！真不該叫把人家老常餓死了來！我看我常家鑿那頃把地不說了，地廣人稀，雖然有些

新來的沒地戶，可是汽車路兩旁的好地還長着蒿啦，誰還去種地？再遲二年，地邊一場，還不是又變成『荒山一處』了嗎？

老弟！再不要跟人家說地板換糧食。地板什麼也不能換，我那三畝菜地，地板不比你的賴。勞力不行了，打的還不夠糶錢。常家寨那頃把紅土夾沙地，地板也不賴，沒有人只能長蒿，想常柴燒還得親自去割，僱人割回來，不比買柴便宜。

老弟！人家農會主席跟區上的同志說得一點也不差，糧食確確實實是勞力換的，不信你今年自己種上三畝去試試！

（註）『地板』：太行土話，意即土地。



地 板

作 者 趙 樹 理

出 版 行 西北新華書店

總店 西安 總分店 延安

分店 綏德、洛川、大荔、
三邊、隴東、三原、
渭南、寶鷄

各縣書店代銷處

一九四九、七

8 1—6000

82

495-041

27

(7)